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十八回 崔公子巧訂姻緣

詩曰：一入侯門深似海，癡心原愛意中人。嬋娟另有垂青者，巧遇黃堂轉訂姻。

住談京內長和短，且表雲南府裡情。劉府千金劉郡主，芳心悵悵為姻緣。終朝逼住江三嫂，要懇良謀救一身。乳母如今心著急，十分煩惱不安寧。多姣愁得花容瘦，針線全拋不在心。坐也想來行也想，千憂萬慮翠眉顰。其時孟夏交初二，劉郡主，正伴夫人閒話情。忽聽門公飛報入，事幹重大就高聲。

啟夫人得知：侯爺的書信到了，現有家人在外，請太夫人命下依行。

太郡夫人就傳問，有何大事喊盈天。門公答應如飛走，劉郡主，聞說書來變玉顏。素手如冰魂魄散，芳心亂跳兩眉攢。抬玉體，款金蓮，隨著夫人到外邊。只見下書人入內，倒身三叩請金安。起來面帶驚慌色，兩手雙呈書一函。侍女接來呈太郡，夫人坐下拆來觀。多姣郡主挨身近，顧氏說，自己婚姻心就關。好好二兄娶嫂嫂，就要你，引她投水到黃泉。千金見說羞無地，只得離開不敢觀。但見夫人瞧幾眼，點頭微笑就開言。

啊唷，侯爺應允了，這也難得。

郡主旁邊正暗觀，一聞此語早魂飛。翠眉慘淡花容變，香汗淋漓心意迷。暗叫一聲奴好苦，今朝此事怎區分。實指望，父親不允借連理，卻誰知，書信之中一口應。劉郡主，誓死不忘皇甫姓，只不過，閨中自盡喪身軀。恨殺了，興風作浪崔姨母，害得我，性命將來一旦拋。薄命紅顏真可歎，捐生未待到臨期。多姣頃刻芳心亂，背花容，一陣悲酸淚滿衣。正在慌忙無主意，忽聽得，夫人椅上放悲啼。

啊唷親兒呵，你怎麼被人拿了！

一聲悲喚動柔心，帶椅連人都跌倒，郡主見了心亂動。丫鬟僕婦忙走進，多姣小姐叫親娘。抱住夫人連連喚，乳母聞言急進來。吃驚連問因何事，未知細底甚端詳。急叫丫鬟取參湯，燕玉含悲不出聲。心中有事千行淚，汪汪與眾共攙扶。太夫人，一氣悠悠又轉陽。哭叫親兒何不幸，也是你，自己招惹受災殃。輕輕被困吹台嶺，何日得，娘兒來兒兒娘。太郡夫人言到此，嚎啕大哭放悲聲。江媽郡主齊觀信，劉燕玉，越發傷心淚萬行。袖掩芙蓉聲哽咽，嚶啞痛哭在中堂。夫人悲痛仍歸坐，喚入家人問細詳。已曉有人前去救，惟愁未到命先亡。先擎書札起身起，郡主相扶同進房。太郡含悲來掩面，和衣一倒在牙床。呼兒喚子聲淒慘，半日方才略止傷。燕玉坐床來相伴，香腮硬咽又呼娘。哥哥不幸遭擒獲，母在家中怎主張。現在晨昏無侍奉，娘可肯，相離孤女獨淒涼？待等那，大兄大嫂回來日，那其間，再遣孩兒也不妨。如若母親言使得，女兒也免暗牽腸。多姣言訖低低哭，大郡聞言也感傷。翻轉身來朝外睡，長吁含淚叫姑娘。崔家若不催親事，留你於家且慢慌。郡主聞聽心略喜，聲聲應諾謝萱堂。少停郡主相辭母，就共江媽轉繡房。

卻說劉郡主一進香房就遣出了丫鬟，把只尖尖玉手扯住江媽，垂泣道：啊唷媽媽呀！我叫你早些設計，總不在心頭，如今已許崔門，你何忍看奴自盡？

風波一旦實堪嗟，主意還當快快拿。園內盟言人不在，難道奴，手攜畫扇走崔家？求乳母，懇媽媽，想個良謀免禍加。郡主言完心欲碎，金蓮雙跌淚如麻。其間急壞江三嫂，主意全無歎又嗟。連叫千金休著急，少不得，保全郡主免風波。多姣跌腳連催促，說道是，乳母言詞忒也差。禍在臨頭將及死，還不肯，早些用計救奴家。媽媽果是丟開手，奴也就，自送殘生報少華。燕玉說完先痛泣，江媽越覺意如麻。郡主啊，不用慌來不用忙，成親之日再商量。夫人現在思公子，哪有心腸為女郎。管保再遲三兩日，方才提起結鸞凰。良謀豈得登時就，也要一心慢慢商。郡主這般相逼我，必定要，兩條性命一齊亡。江媽說著愁還笑，劉燕玉，掩面悲啼淚滿腮。是晚又行陪嫡母，善言相勸解愁懷。慇懃服侍安身後，方始穿廊自轉房。乳母再三安慰畢，自回房內不須詳。多姣一夜何曾睡，抱扇而悲痛斷腸。次日早晨梳洗畢，就來膝下問安康。欲思窺探真消息，以免臨期手腳忙。早有門公來稟報，說聲已到一儀堂。夫人只為思兒苦，擁枕而眠不起床。見報外邊兄弟至，就呼請入裡邊房。

卻說顧儀堂走進臥房，燕玉也迎著道了萬福，然後退入裡房。顧公坐下，先說了些奎璧被擒之事，方言及崔家親事允了，萬千歡喜，要求早早完姻。太郡手推繡枕，怒道：有甚麼要緊！

人家為子正悲哀，怎樣輕輕要合諧。一霎相看如寶貝，也不管，倒也虧他說出來。既已應承言說過，成親之事要遲挨。夫人說罷無言語，拍床沿，哭叫孩兒淚滿腮。當下顧公難再說，也只得，連聲應諾把身抬。夫人命女堂前送，劉郡主，緩步相移出外來。宏業叫聲甥女進，多姣方始轉庭階。儀堂一直回崔宅，相復之言且撇開。郡主竊聽心暗喜，更加孝順解慈懷。夫人也道千金好，早晚慇懃叫女孩。前後未停三兩日，崔太太，一乘轎子上門來。

話說崔夫人來到劉家，向太郡說道：感妹夫一言應允，原不該催促完姻，但是大外甥要候選知縣，攜帶家眷同行，不論路遠路近，我豈肯千山萬水跟著他上任？況且二外甥還要鄉場考舉，難道他獨自在家？要賢妹應允了，就是本月十八日下聘，廿五日過門罷。大媳婦去了，全靠著二娘子作伴兒。要妹子下一個關切的心腸，早早行盤過禮。劉太郡欲頂撞幾句，礙著姐妹的情面，就隨口允了。崔夫人歡天喜地地回家，打點行盤。

崔郎聽見喜非凡，深幸成婚竟不難。正備良辰臨廿五，作一對，鴛鴦枕上並頭蓮。不談秀士崔攀鳳，且表多姣郡主言。已曉日期俱定下，芳心撩亂不能安。倚床隱几惟啼哭，憔悴甚，粉廢紅消翠黛殘。痛泣之時心付度，忽抬身，含悲扯住乳娘言。

啊唷媽媽呀，倒不如你帶著我逃出家中去罷！

三嫂聽言半晌呆，搖頭連說不能來。兩人都是裙釵女，鬧熱場中走不開。幼女私逃名不美，必定要，被人談笑被人猜。況且是，公侯門第非凡比，似這等，背母私逃斷不該。郡主聞言頻頓足，媽媽還是這般呆。任憑外面人談論，奴只是，死到臨頭顧不來。乳母托身是女，難道你，孩兒進喜亦裙釵？你息慢，勿遲挨，快去和他商議來。不若此時設一計，這條性命任安排。江媽見說低垂首，半晌方才把口開。

卻說江媽良久道：郡主你不必著急，還有幾日工夫哩。進喜是斷斷難行的，他若同著逃了，被夫人遞一張呈子，追捕回來，豈不是性命難保？我想起來，我有個妹子，今年三十二歲，在本地萬緣庵出家。當家師父法名善靈，我妹子是他的徒弟，就叫做梵如。師徒徒眾在內虔修，卻是冷落禪堂，倒也無人亂走。如若郡主決意私逃，還是這個去處為妙。

燕玉聞言喜又悲，媽媽何不早些雲。庵中房屋多餘否，只恐難容兩個人。可命你兒前去問，如其不可另調停。低說須當差進喜，先著他，庵中密告母姨知。若然有處閒房住，就可私逃避俗塵。燕玉慌忙推乳母，江媽出外就相尋。

卻說這江媽之子，只因去年染病，故不相隨國舅進京。當聞得奎璧喪師被獲，想到日常優待，也痛哭了一場。江媽出外相尋，適遇奉夫人差遣，不在府中，乳母只得復入內室。等至黃昏時候，方喚進曉雲軒廂房商議。進喜著急道：母親，你該相勸郡主出嫁罷了，又乾這顛倒勾當。江媽苦得落下淚來，道：我的孩兒呀，何嘗不勸她？郡主只是要生要死地啼哭，教我也無法。

進喜聞言歎數聲，算來難怪女千金。茅庵暫避還容易，且到明朝走一巡。庵主善靈如說可，我當竭力亦其情。江媽答應來回話，郡主香閣略放心。進喜次朝將欲去，夫人喚進內堂門。叮嚀伺候休他出，這如今，郡主成親有事情。進喜應聲方退下，自思難以到庵門。暗中密告江媽曉，只待行盤以後行。郡主芳心權忍耐，數日中，可憐坐臥不安寧。夫人略備行盤禮，十八之期早已臨。崔家府內來行聘，劉家回禮也豐盈。夫人收拾崔家物，即呼燕玉女千金。

咳，女兒，你沒福。若不是哥哥弄出事來，我少不得備一付嫁妝與你。這如今我家還坐不安立不安的，哪有心情照應？只得

把孟家妝奩分一半與你罷了。

燕玉聞言低了頭，不言不語淚痕流。夫人也覺心憐憫，看待之情比昔優。郡主自思遲不得，密差進喜問情由。江媽之子連聲諾，忙裡偷閒出府門。

卻說進喜秘密地走到萬緣庵中，先見了母姨，備述一切來意。只說昔年劉侯太守曾以郡主許配皇甫公子，因督台被陷，家屬分離，遂欲賴婚另配崔府。故此郡主要到底中躲避幾日，斷不有累當家師太的。

梵如應允入禪堂，師父之前要細詳。庵主善靈心暗想，此間卻也少間房。但思郡主公侯女，若私逃，珠寶釵環必有藏。此刻不妨應允了，到後來，庵門清苦要她幫。老尼想罷歡容起，就叫賢徒去覆將。郡主要來容易事，我這裡，自然搬出一間房。但愁庵內多清苦，淡飯粗茶不足嘗。郡主若然圖可口，多攜盤費到庵堂。梵如應諾心歡喜，巴不得，姐妹同居敘敘腸。細將師言回覆後，江進喜，慌忙相謝轉身行。老尼即喚香公去，搬運東西收拾房。就是幽閒軒後院，一間小室向南方。內中打掃多乾淨，鋪一張，四腳藤心歸板床。又喚小尼尋片紙，打漿已畢就糊窗。諸般整備都停當，專等千金到廟堂。按下萬緣庵內事，且談進喜覆其詳。

話說進喜回到劉府，就暗暗通知了母親。江媽十分歡喜，悄悄地囑道：進喜兒，這衙堂門是我管的，你到一更時候就進來伺候。把後槽的馬備一匹在花園門外，以待郡主到庵。只消你送至門前就回便了。

進喜回身向外行，暗嗟暗想暗擔驚。少華公子曾吾救，燕玉如今我又承。兩件事情俱做就，二人伉儷可能成。不談進喜權出外，且表江媽向內行。燕玉耳邊言幾句，多姣郡主喜還驚。芙蓉慘淡芳心急，連叫媽媽打點行。三嫂低聲言正是，快拿首飾與花銀。待我在此先包好，你須當，太太尊前走一巡。郡主當時心慘切，開箱取匣不遲延。般般首飾俱交出，還有花銀百十金。只為平時常省用，今朝留得作防身。手擎畫扇心難捨，不肯離開袖內行。乳母叮嚀須在意，休叫失落母房中。不如貯在衣包內，又好藏來又放心。郡主回言離不得，只惟此扇要隨身。千金言訖忙移走，不見丫鬟自秉燈。到了夫人房內伴，娘兒同坐略談心。雖然不是親生母，也覺依依動別情。眼背銀燈偷拭淚，恨不得，跪辭老母好先行。夫人良久飲香茗，短歎長吁不住聲。手內清茶留半碗，回頭遞與女千金。嬌容感佩分茶愛，暗已傷心叫母親。幼女無知私訂約，今朝以致負深恩。奴雖此去全貞節，母必相疑有外心。氣惱交加誰解勸，定然身體欠平安。這番斷絕娘兒意，何故分茶付女吞。郡主暗思心慘切，飲罷清茶眼淚淋。夫人少刻寬衣睡，倚枕思兒叫喚名。郡生床頭忙勸解，言詞婉轉亦慇懃。夫人稍覺神思倦，便叫姑娘你且行。燕玉時間心已亂，遠轉數步別奴親。含悲忍淚三回首，就喚丫鬟閉了門。已見飛煙擎絳燭，下階一直就回身。

卻說劉燕玉一進自家院內，就接了燈，著飛煙往廚下烹茶，遂自己走進房內。江媽悄悄道：不須取鋪蓋了，我已將一切首飾鎖在匣中用衣包紮縛停當，只等進喜報個信來，大家就此走罷。郡主連聲作謝：江媽用心。不如先叫飛煙睡了，也免得走漏風聲。

江媽點首坐房中，就把衣包放枕邊。只見侍兒掀簾入，香茶一盞送妝前。多姣就叫丫鬟睡，我共媽媽尚敘談。依舊宿於床背後，打開鋪蓋脫衣衫。侍兒已入南柯夢。隔帳聽來已打鼾。乳母回房先解手，千金堂內就鋪氈。深深萬福低低泣，拜過神明別祖先。

啊唷先人呀，

燕玉因尊母命行，姻緣夜訂小春庭。何期一旦風波前，又對崔家這段親。失節重婚奴不願，今同乳母到庵門。但求祖宗垂憐念，以使奴，無難無災好事成。叩罷先靈辭嫡母，櫻桃口內吐悲聲。

啊唷母親呀！

今日孩兒往外逃，自知有罪負劬勞。親娘福壽如山海，燕玉從今兩下拋。拜罷起身聲哽咽，袖遮粉面淚汪汪。江媽解手方完畢，她又把，自己釵環一總包。然後入房同等候，時光已是二更敲。乳娘欲待無人際，郡主旁邊心內焦。房中燈火光燦燦，風吹樹葉落蕭蕭。早聞腳步房間響，只聽依依道事苗。

啊唷媽媽呀！準備得怎麼樣了？外邊已敲二鼓，只怕街道難行，快快起身要緊。

江媽會意不遲疑，就把衣包一手提。悄語低聲催郡主，多姣膽小暗魂飛。藏畫扇，正羅衣，忙把裙兒提一提。然後輕輕移鳳步，江媽回首到門前。霎時走出軒中院，進喜前行作指迷。夜氣正寒風撲面，星辰初落露沾衣。行行已到花園內，劉燕玉，一陣酸心暗慘淒。昔日春庭來會面，亦從此路轉身離。今朝重過花陰下，為的是，夜走茅庵守此身。事不同來情卻對，可憐成日意迷離。

啊唷郎君呀！

奴家為你受災殃，守清貞，不嫁崔家二表兄。未識君家歸何處，可相憐，劉門燕玉抱清貞。如因愁你忘盟誓，去得個，白首孤棲在梵宮。郡主悲傷呼痛淚，金蓮促步過芳叢。心急急，意匆匆，幾度回頭怕走風。乳母輕輕扶著手，一挨一湊踏行蹤。穿曲徑，繞花叢，裙裾蒼苔夜露濃。亂草纏鞋將要絆，幸虧扶住一枝鬆。前邊進喜忙催促，白紙燈籠照影紅。郡主忍痛移鳳履，小金蓮，趕行幾步出園門。

話說劉郡主走出園門，進喜忙把牲口備好拉到門前。江三嫂急將郡主扶上鞍轡，然後自己上馬，把衣包遞與燕玉手中，就將衣包緊緊抱住。叫聲：進喜兒照應著，我們要走動了。進喜應聲曉得，忙把園門扣上。復轉身來，在馬身上加了一鞭，直向萬緣庵而走。

一鞭催動馬蹄開，進喜相同走僻街。郡主暗中心膽裂，魂飛魄散似癡呆。秋波不住東西看，那衣包，幾度驚慌落下來。進喜忽然身立住，手牽坐馬把言開。衣包雖在難搜索，望千金，付我些微髻上釵。只恐前途人阻住，好將財物買情懷。多姣急拔金如意，進喜慌忙接過來。便扣絲韁重放馬，行行已過半條街。只聽遠處人吆喝，巡夜兵丁撞上來。

嗯！你們是做什麼的？快快說明來歷。

進喜聞言看細詳，從容答應不慌忙。鞍中是我娘和妹，可知俺，侯府家丁江大郎。只因梵如姨母病，聞得說，命垂旦夕要身亡。晚間庵內來知會，故便遲延此刻行。犯夜之愆祈掩飾，送此微物表心腸。言完進上金如意，這巡丁，接住觀瞧喜氣揚。

啊唷好東西呀！這是真金的麼？既是侯府的江大官人，就請過去便了。此件簪兒斷不敢領。

進喜聞言笑兩聲，既承放行領高情。揚鞭一手如飛去，不發回音便自行。巡夜兵丁得了寶，穿街又走別方門。鞍中驚倒江三嫂，劉郡主，半晌方才返了魂。前後直行三四里，馬鞍顛得遍身疼。緊行已到庵門首，白紙燈籠早不明。進喜一觀心內喜，慌忙舉手就敲門。

卻說萬緣庵內老尼與眾徒弟俱皆坐待，早聽香公報導：當家師太快去迎接，劉郡主與江媽媽來了。善靈答應了一聲，就與眾尼出來。

善靈立刻率諸人，迎出禪堂喜氣多。手執數珠朝外走，喃喃唸念彌陀。香公已把門開放，江乳母，攜著多姣慢慢扶。進喜入門呼且住，此時已是四更多。此馬待我牽轉去，免教驚動眾槽夫。母親在此安然住，相共千金將就居。我若同於庵內住，難保千金避世塵。我在衙中休記念，少不得，日常探望有工夫。江媽見說垂珠淚，扯住忙將進喜呼。庵內自然娘照管，怕只怕，夫人追問費調和。孩兒須要推乾淨，免得你，自己當差受折磨。冷暖饑寒加保重，做娘的，只隨郡主避風波。多姣含淚低聲語，感謝高才救拔心。日後倘能從我願，重重報答大恩多。千金言訖垂雙淚，進喜連稱都在我。我在衙中為內應，斷不教，萬緣庵內起風波。說完走出山川外，跳上行鞍返舊途。不表才能江進喜，且談貞烈女嬌娥。

話說眾尼把劉燕玉江媽護進後邊禪堂。郡主道：當家師太，今日奴家到來，諸凡要求照拂。深夜驚動，望老師父諒情恕罪。

多姣言泣淚漣漣，萬福深深翠袖邊。庵主善靈稱不取，貧尼猶未請金安。尼姑聞說忙回答，眾亦前來見禮完。乳母欣然同敘話，少沙彌，獻上香茶兩盞泉。庵主因觀包袱小，心中不悅兩眉攢。挨身走近提提看，復又拿來顛兩顛。免強含歡開口笑，多應此內是盤川。千金不帶鋪陳至，愁則愁，我處單寒供應難。房屋一間存後面，無人亂走卻清閒。板床雖有鋪陳少，郡主是，金玉之身

豈可安？清苦茅庵深不便，只求見諒勿相嫌。多姣聽說尤未答，三嫂含歡啟口萬。

咳，老師父呀，這倒不須費心的。

此來本為避災殃，郡主諸凡不較量。行李雖然俱未帶，盤川盡有可相商。今宵將就何妨礙，只須借，妹子屋中被一床。在此頻求惟照拂，我們主僕只依常。善靈應諾連稱是，但只是，得罪千金罪莫當。郡主低頭心暗想，當家師太未為良。出言只說銀錢事，必有貪求勢利心。不若將銀交付彼，也免得，懷非出首受災殃。千金想罷開包袱，就在燈前看細詳。

卻說劉郡主就在燈前開包袱，喜歡道：難為媽媽費心，竟把梳頭的什物取得來了。江三嫂道：正是，我想這些東西是出家人沒有，所以帶來。只是油碟兒丟在那邊了。梵如道：這有什麼要緊，賣頭油的一日在後門前叫喚，只須取錢買就是了。當下郡主取出盤資，自己留了十兩，其餘盡皆交付與當家師太。這些銀兩就做了日後的盤費。又在內中取出十兩，分送各位師父，略表微情。庵主喜歡得眉開口笑。忙說道：劉郡主，你十兩可是要買鋪蓋的？若果然如此，我有個姪兒常在庵中走動，著他去買倒是極便的。

郡主忙將十兩銀，俱皆交付老尼僧。重將拜匣包包好，遞與江媽手內存。卻值香公門外看，見了那，珍珠首飾暗留心。老尼便叫香公出，夜已更深要閉門。同喚梵如前引道，送歸郡主去安身。多姣立起相辭謝，乳母相同一路行。走過小軒臨後院，燈光照耀甚分明。一枝花樹門邊茂，滿地青苔草畔生。村外條條長石凳，石山緊靠古槐根。洗衣打水多容易，院落方方也算深。半舊紙窗多貼好，大紅簾幕映房門。推扉入內抬頭看，四壁沉沉冷氣清。小小燈台存桌上，一床兩板半生塵。多姣郡主心悽慘，坐在床沿兩淚淋。乳母江媽頻歎氣，也只得，慌忙打點要安身。

卻說劉郡主一進房中，就問梵如借了一床花布被，一條半舊蓆子，鋪在板床之上，主僕兩人將就著一同睡下。

可憐郡主受淒涼，玉體嬌嬌臥板床。布被遮身真可憫，油燈照室實堪傷。風搖大樹蕭蕭響，月透疏棧淡淡光。郡主悲傷睡不穩，一宵痛泣淚千行。江媽枕畔頻相勸，唧唧噥噥在一床。燕玉在庵權按下。且言進喜這邊詳。

話說江進喜從庵內回身，趕到花園門首，喜得無人知覺。就把鑰匙帶在腰中，鐵鎖踹斷於地，以免夫人追問，有所干連。然後牽馬歸槽，自己回房安歇。

不談進喜表飛煙，一夢初回五鼓天。坐起身來思解手，誰知淨桶未曾端。連連自呼稱該死，忍耐多時睡不安。只得拖鞋行外出，看了看，銀燈將滅油已乾。慌忙走近挑挑亮，一回頭，看見千金竟未眠。羅帳淒涼聲寂寂，繡衾蕭索夜娟娟。床前不見金蓮履，架上何曾搭繡衫。侍女一觀魂魄散，心驚膽戰變容顏。忙喊叫，急開言，連問千金在哪邊。喚了幾聲全不應，一時急壞小丫鬟。拖鞋要到江媽室，太慌忙，絆倒窗前桌腳邊。扒得起來燈震滅，睜睛一看黑茫茫。飛煙急得心如火，帶哭連啼喊震天。

啊唷千金，你到哪裡去了？

一邊喊叫又聽聽，不見人聲摸進門。幸喜未拴忙走出，堂中倍覺黑沉沉。慌忙推進江媽室，細端詳，又沒人來又沒燈。啊唷一聲先痛哭，高呼三嫂與千金。拖鞋兩隻無尋處，她只得，扒近堂前開了門。

話說這丫鬟黑暗中失了鞋子，只得扒到堂前，把門搖了兩搖，卻是半掩的。不覺放聲大哭道：我說為什麼叫我先睡，原來竟與江媽逃去了。啊唷千金啊，撇得飛煙好苦！

嗚嗚咽咽好悲哀，扒出堂門滾下來。跌得腰疼和腿痛，號陶痛哭暗中挨。含悲忍痛心神亂，哭啼啼，裹腳橫拖扒過來。開了院門忙喊叫，夫人驚醒說奇哉。

卻說太郡夫人思兒痛苦，方始朦朧睡去，忽聽有人哭到上房院內。從夢中驚醒，嚇了一身冷汗。忙坐起來問道：啊唷，是何人哭？可是飛煙麼？

侍女慌忙問一聲，悲啼連叫太夫人。千金不曉何方去，連著江媽沒處尋。婢子暗中扒出外，望求太太早差人。夫人一聽丫鬟說，只急得，兩手如冰出了魂。怒氣沖沖心著急，不安繡枕發高聲。

啊唷，好個侯門郡主、帝室王姨啊！

怎生好好在閨中，半夜工夫沒影蹤。不想千金身價重，竟和乳母兩相從。忽然不見真奇怪，一定是，久與何人暗裡通。閨女怎生貪夜走，莫非還在後園中？定做了，西廂待月鶯鶯女，因此上，不在閨中暗約同。如若賤人還在此，怎差男僕察情宗？果然乾出無端事，卻叫我，劉氏門中有甚榮？太郡夫人心大怒，靠牙床，半晌方才吐一聲。

話說劉夫人忍著哭聲道：你去叫醒兩廂房的人，扶了老身快到後花園去察看，不要驚動外面人家。

僕婦丫鬟應命齊，高燒蠟燭走如飛。前仰後退心驚恐，大膽同行四面尋。處處石頭俱照看，重重亭閣近追蹤。燈光照耀明如晝，早見了，後面花園半掩扉。鐵鎖已開拋在地，鎖環不合已參差。丫鬟僕婦齊聲喊，亂紛紛，回轉身來走似飛。

卻說這班人察看明白，一齊趕進上房，亂喊道：太夫人，了不得了！郡主與江媽找尋不見，後園門鐵鎖已開，兩個人俱無尋處。

夫人聞說怒衝衝，冷汗淋身坐不寧。倒在床中昏迷去，丫鬟僕婦喊高聲。悠悠一氣還魂轉，垂目悲呼恨不消。怒罵一聲淫賤女，何堪背母竟私逃。只說你，相依乳母無妨礙，卻誰知，月下星前早已交。少女怎能通外客，這分明，江婆引誘與勾挑。況兼進喜將園管，自是開關易處分。日往月來應已久，也不知，怎生怎樣喪清標。今因受了崔家聘，恐露姦情自此逃。國戚皇親名望重，誰知敗壞在今朝。

啊唷，無恥的裙釵，你幹得好事麼！

崔家父母已行盤，聘禮收存改更難。半夜工夫逃了去，迎婚之日怎回言。他如要索親兒婦，難道說，燕玉淫奔往外逃？這個醜名傳出去，叫你那，父親朝內怎為官？無羞無恥無知女，全不怕，敗壞家風辱祖先。崔府迎親來這日，只好把，就中委曲竟明言。天花亂墜難遮丑，定要興詞告到官。只好順情從實訴，送回聘禮免牽連。冤家不是我親育，倒把這，重擔千斤要我挑。想到此間殊可恨，不如老命赴黃沙。夫人說到傷心處，氣塞咽喉兩淚漣。立刻叫傳江進喜，侍兒僕婦應聲連。夫人又叫飛煙進，喝罵妖精太放眠。兩個同逃全不曉，你還要，啼啼哭哭淚盈盈。今宵就算無知覺，難道你，平日之間看不明？賤婢通同瞞昧我，此時假意故喧嘩。終朝奉侍多詳細，快把真心向我言。侍女聽了心膽戰，進呼太太望寬容。千金向日原安穩，自從在，崔宅回來就改容。只共江媽在一處，終日裡，啼啼哭哭淚漣漣。晚間奴婢先安寢，尚共江媽兩敘談。不料夜中逃出去，重重門戶未曾關。只此是真無別事，飛煙等，敢將太太暗遮瞞。夫人見說稱奇事，為什麼，姨表之姻反不歡。只聞僕婦如飛報，說道是，進喜酣呼尚在眠。叫了百聲方始醒，這時間，哭娘呼母好悲酸。夫人正要開言罵，早聽得，進喜悲呼到裡邊。

啊唷大夫人呀，我的母親不見了哩！

昨宵好好在房中，今日如何沒影蹤？半夜工夫逃了去，叫小的，何方尋覓走西東？夫人聽了怒重重，手拍床沿罵得凶。你母江媽真大膽，她竟敢，勾挑郡主喪家風。不端之事難追究，你快去，追趕回來罪尚輕。此刻五更天已亮，料她們，私逃不遠好追尋，如其實法私相放，小奴才，你的殘生一旦空。進喜聞聽伴痛哭，連聲應諾下庭中。

啊唷，狠心的親娘呀！叫我往哪裡尋你？